

“舜耕历山”在山西考辨

□ 赵建斌

“舜耕历山”是国人耳熟能详的典故。但传说中的“舜耕历山”中的“历山”究竟在哪里？二千多年来聚讼纷纭。

《辞海》“历山”条，列全国历山较著者七处，相传舜耕历山，其所在说法不一。较著者有：1. 在山东省济南市东南。又名舜耕山、千佛山。《水经·济水注》：“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谓之舜井。”2. 在山东菏泽东北。《水经·瓠子河注》：“雷泽西南十许里有小山，孤立峻上，亭亭杰峙，谓之历山，有陶墟，为舜耕陶所在。”3. 在山西垣曲东北。为中条山主峰之一。山上有舜王坪。4. 在山西省永济县东南。《水经·河水注》：“历山谓之历观，舜所耕处也。”《括地志》：“雷首山亦名历山。”5. 在浙江省余姚县西北。相传舜后裔居此。6. 一名釜历山。在浙江省永康县南。圆峰屹立，状如覆釜。山巅有田、井、潭，皆以舜名。7. 在湖南省桑植县西北。澧水发源于此。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云：“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在《五帝本纪》中，司马迁虽两次言及“舜耕历山”，但并没有交代具体地点。司马迁所依据，自然是先秦典籍。现存先秦典籍的有关记载大致如下：

《墨子·尚贤下》：“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子。”

《管子·版法解》：“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举利之。”

《吕氏春秋·慎人篇》：“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

《韩非子·难一》：“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田畴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

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任乎？乃躬籍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

与《史记》一样，也同样没有具体地点的记载。唯独《孟子·离娄下》载有：“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却无“舜耕历山”的记载。二千多年来聚讼纷纭的原因大概因此。

笔者认为，探讨“舜耕历山”的具体地点，必须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当时尚未有国家之组织”。

其二，帝尧时，交通和通讯尚不发达。

其三，“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乃古代文献一致记载。

其四，尧都平阳，与舜耕、渔、陶的具体地点之间，应该相距不会太远。

其五，舜耕、渔、陶的具体地点，也不会距离其父母的居住地太远。舜是一个孝子，需要照顾他的家庭。

其六，根据上古禅让的传说，尧、舜、禹所都之地，也不会相距太远。

其七，地下考古发掘的信息与古文献的互证。

现分述如下：

一、关于尧、舜时代的社会性质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有“国家”概念的历史始于夏代。历史学家比较谨慎的观点是“夏代处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时期”^①。

上推至尧舜时代，“尧舜之时，我国正处于氏族制下的部落联盟时代。《尚书·尧典》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应该就是尧时部落联盟的情

形。所谓‘九族’，当是九个部落；‘百姓’，当是一百个胞族；‘万邦’，当是一万个氏族；‘黎民’，当是指全体部落联盟的氏族成员。”

钱穆《国史大纲》云：“当时尚未有国家之组织，各部落间互推一酋长为诸部落之共主（即《尚书》所谓‘岳牧咸荐’也）。”^[4]又云：“唐、虞当为今山西南部之两部落。陶唐氏殆为今山西南部（尧都平阳。）一精于烧窑的氏族（‘陶’、‘唐’、‘尧’皆指烧窑事业言。）有虞氏则为一山泽渔猎的氏族（‘虞人’掌山泽猎事。）而与陶、唐氏居地略相近。（舜都蒲阪，相近有虞乡县。）”^[5]

考古发掘显示，尧舜禹时代，为考古学界通称的龙山文化时期。^[6]

二、尧、舜的活动范围

翻开《中国历史地图集》，我们会发现，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南两省交界处的黄河两岸。其文化发展走向，是由这一地区向四周扩散。正如钱穆《国史大纲》所说：“据最近考古学家一般之意见，综合旧石器、新石器时代遗址之发现，大体认为中国文化最早开始，应在山、陕一带之黄土高原。东至太行山脉，南至秦岭山脉，东南到河南西北山地，西北至河套地区。自此逐步向东南发展。及至新石器时代，当转以渭水盆地及黄河大平原为中心，由仰韶彩陶文化向东发展，形成龙山文化。向西传播，乃至黄河上游以抵西北高原。”^[5]

山西南部、河南中西部的两省交界处的黄河两岸，古时称之为“三河”。《史记·货殖列传》云：“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后汉书·党锢列传·刘佑传》：“政为三河表。”唐李贤注曰：“三河，谓河东，河内，河南也。”

中国上古英雄神话以及以“灾难”为母题的神话，几乎全都集中于这一地带。

神农炎帝神话：神农氏尝五谷得嘉禾的羊头山，就在今高平、长子、长治三县的交界处。（《元和郡县志》卷十五、《太平寰宇记》卷四十五）

精卫填海神话：精卫神话的地点发鸠山，就在今长子县境内。（《山海经·北次三经》）

蚩尤神话：蚩尤与黄帝之战的地点，或谓涿鹿，或谓阪泉。今运城市盐池边就有蚩尤村。据钱穆先生考证，二地均在山西南部运城的解州^[6]。

夸父逐日神话：今河南灵宝县（与山西南部风陵渡一河之隔）有夸父山。（《山海经·大荒北经》、《海外北经》，以及清吴任臣《山海经广注》）

女娲神话：其中所云“冀州”之地，即今山西南部。（《淮南子·览冥训》）

后羿神话：今山西长治市屯留有三嵎山，传说即为后羿射日处。（《淮南子·本经训》《明一统志》卷二十一）

愚公移山：愚公所移太行、王屋二山就在山西境内。（《列子·汤问》）

共工神话：《汉书·地理志·河内郡》的共县，即今河南辉县，与颍顛所在的濮阳为邻。颍顛、共工之战最可能发生在此地^[7]。（《淮南子·天文训》）

尧神话：主要分布在太岳山周围，即临汾与晋东南地区，而以临汾地区最为集中。《竹书纪年》卷上引《宋书·符瑞志》：“（尧）母曰庆都，……既而阴风四合，赤龙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丹陵，即长治市长子县的丹朱岭。史载“尧都平阳”，即今山西临汾。

丹朱神话：主要流传于晋东南地区。长子县相传为丹朱封地。丹朱岭，又称丹朱陵。

舜神话：舜神话主要流传于晋南和晋东南，而以晋南的运城地区最集中。史载“舜都蒲坂”，即今山西永济蒲州。

鲧禹神话：史载“禹都安邑”，即今山西夏县。山西夏县传为夏人的故居。

商神话：盛传于晋南和晋东南地区。《史记·殷本纪》唐张守节正义云：“按《记》云‘桀败于有娥之墟’，有娥当在蒲州也。”朱子编《二程外书》卷十云：“泽州北望有桑林村，盖汤自为牺牲处。”山西阳城县析城山周边多汤王庙（或成汤庙）。

周神话：山西稷山有稷王山。传说后稷植谷于此。更有“下王尹遗址”的发现可以佐证^[8]。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被司马迁称为“天下之中”的“三河”区域，正好是考古学界所称“中原龙山文化”的区域。

地下考古发掘显示，山东龙山文化“不是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它的直接前身是大汶口文化，现在已是公认的事实”^[9]。山东龙山文化最突出的特征体现在其先进的制陶工艺上。“这个文化的主要特征是轮制黑陶特别发达。”^[10]尤其是“蛋壳黑陶杯可算是这个时期制陶技术的最高成就”^[11]。其精美程度实令世人惊叹。

这个技术水平显然与古代文献记载的尧舜时代的制陶技术不相符。

《韩非子·难一》云：“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元何乔注曰：“苦窳，恶也。”松皋圆《韩非子纂闻》云：“《齐语》：‘辨其功苦。’注‘功，牢也。苦，脆也。’《荀子》注：‘楛与苦同，恶也。’凡器物坚好者谓之功，滥恶者谓之苦。”^[12]

《新序·杂事一》亦云：“昔者舜自耕稼陶渔而躬孝友……陶于河滨，河滨之陶者器不苦窳。”

《说苑·反质》亦云：“历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泽之渔者争陂，而舜渔焉。东夷之陶器苦窳，而舜陶焉。故耕渔与陶非舜之事，而舜为之，以救败也。”

《史记·五帝本纪》亦载：“（舜）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南朝宋裴骃集解曰：“窳，病也。”唐张守节正义曰：“苦，读如盥，音古。盥，羸也。”

苦窳，《汉语大词典》“苦窳”条解释曰：“粗糙质劣。苦，通‘盥’。”

我国制陶的历史可以上溯到炎黄时代。《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逸周书》云：“神农之时，……作陶、冶斤斧。”《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七引三国时谯周《古史考》曰：“黄帝始造釜甑。”然而，发展到尧舜时代，其工艺水平并没有多大改观。帝舜反复试验了一年的时间，才使所制器物牢固（“器牢”），其所制器物的外观也就很难谈得上精美。“中原龙山文化的陶器颜色比龙山文化为浅，而且愈西愈浅。即黑陶愈西愈少，而灰陶愈西愈多，并且到山西和陕西还有一部分灰褐陶。轮制陶的比例也是愈西愈少。”^[13]“如客省庄二期文化约80%以上为灰陶，18%为红陶，黑陶仅占1%多些。轮制陶仅占少数，而大量的泥条盘筑和模制。有些高足内有反绳纹，当是用原有高足为内模的一种证据。这两个文化的陶器除素面和磨光以外，还有不少饰篮纹、绳纹或方格纹，从而造成一种与东方沿海地区的陶器很不相同的风格。”^[14]

因而，只有中原龙山文化中西部表现出来的制陶工艺水平与古代文献记载舜的制陶水平比较吻合，而且是越往西，就越接近。其对应区域正好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的两省交界处的黄河两岸。

应该说，这个区域，就是尧舜活动的范围。加之，受当时交通和通讯的限制，尧、舜活动的范围应该非常有限，不应该，也不可能超出“中原龙山文化”覆盖的范围。我们不能以秦汉一统天下之后的观念视

之。正如钱穆《国史大纲》所说：“如《史记》言黄帝：‘东至海，西至空桐，南至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人遂疑其行踪之远，近于神话。……然则黄帝故事，最先传说只在河南、山西两省，黄河西部一隈之圈子里，与舜、禹故事相差不远。司马迁自以秦、汉大一统以后之目光视之，遂若黄帝足迹遍天下耳。”^[15]

《中国通史》亦云：“如果真象《史记》所讲的，黄帝的战功和巡幸的地方如此之大，就有点象后来的始皇帝了，但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16]

尧、舜，也应当如是观。

三、古代文献记载 舜是冀州人

文献记载，山西古时属冀州。

《尚书·禹贡》：“冀州，既载壶口。”宋蔡沈集传：“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兖，河之西，雍，河之东；豫，河之北。《周礼·职方》：‘河内曰冀州’是也。”

《周礼·夏官·职方氏》：“河内曰冀州。”

《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州。”郭璞注：“自东河至西河。”

《吕氏春秋·有始览》：“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高诱注：“东至清河，西至西河。”

屈原《九歌·云中君》：“览冀州兮有余。”王逸注：“两河间曰冀州。”

司马迁说舜是冀州人，唐张守节则指明了具体地点。

《史记·五帝本纪》：“舜，冀州之人也。”唐张守节正义云：“蒲州河东县本属冀州。《宋永初山川记》云：‘蒲坂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而对其他说法则作为异说附于其后。我们应该相信，史学家置于第一位的信息，就是最合理、最可靠的。

与帝舜有关的地名，也均在晋南。

《尚书·尧典》：“尧曰：‘我其试哉，女于是，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嬪于虞。’”唐孔颖达疏：“妫水，在河东虞州县历山西，西流到蒲坂南入河，舜居其旁。”《括地志》也如是说。

《帝王世纪》曰：“舜，姚姓也。其先出自颍项。颍项生穷蝉，穷蝉有子曰敬康，敬康生勾芒，勾芒有子曰桥牛，桥牛生瞽瞍。……家本冀州。每徙，则百姓归之。”

《孟子·离娄章句下》云：“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宋孙奭疏云：“今云舜生于诸冯，则诸冯在冀州之分。郑玄云：‘负夏，卫地。’”

案《地理志》云：“卫地，营室东壁之分野，今之东郡是也。”其本颍项之墟，推之则卫地与冀州之地相近，是负夏之为地名也。一云负夏鸣条者，《书》云：“汤与桀战于鸣条之野。”孔传云：“地在安邑之西。”郑玄云：“地在南夷。”云“东夷之人”者，案《史记》云：“帝舜为有虞。”皇甫谧云“舜嬪于虞，今河大阳”是也。”

《史记·五帝本纪》索隐云：“虞，国名，在河东大阳县，舜，谥也。皇甫谧云‘舜字都君’也。”正义引《括地志》云：“故虞城在陕州河北县东北五十里虞山之上。”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之“河北县”条解释，历史上有两个河北县：其一，“一名魏城。即周初魏国。《诗》有《魏风》，汉置河北县，后魏县废，故城在今山西芮城县东北，《水经注》：县在河之北，故曰河北。”其二，“汉大阳县，北周改为河北，唐改平陆，故城在今山西平陆县东北十五里。”两个“河北县”均在山西南部。

宋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证》亦云：“诸冯，在河中府河东县，其地有姚墟。”

《路史》卷三十六“辩帝舜冢”云：“《孟子》曰：‘舜生于诸冯（即春秋之诸浮，冀州之地），迁于负夏（卫地），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在河中府安邑。或云：陈留平丘有鸣条亭。然汤伐桀，与三朶、昆吾同时，三朶在定陶，鸣条义不得在陈留；又安邑有昆吾亭，显其非是也）。’诸冯、负夏、鸣条皆在河南北，故葬于纪，所谓纪市也。今帝墓在安邑，而安邑有鸣条陌，其去纪才两舍。《帝记》言：‘河中有舜冢，信矣。’”

钱穆《古史地理论丛·周初地理考（十五）》云：“《孟子》：‘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今按《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负指北方言。负夏犹云北夏。南夏在伊洛嵩华之间，北夏则在河北晋南矣。《路史》：‘今帝墓在安邑，有鸣条陌。’……惟舜卒鸣条，丹朱葬地与舜相毗，亦在鸣条附近，而丹朱封房，舜陟方乃死，今安邑县东北有方山，地望正合。茅山又名防山，故知防也，方山，房也，皆一山之异名，其为近于安邑鸣条之山显然也。”^[17]

四、舜耕之历山，确在山西南部

舜，在“五帝”中以“孝德”著称，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孝子，为古代“二十四孝”之一。《史记·五帝本纪》载：“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

那么，出于“顺事父及后母与弟”的原因，其耕、渔、陶的地点，只能是在他的出生的“冀州”，即现在的山西南部。这也是自古以来史学界的主流意见——

《史记·五帝本纪》说：“舜耕历山。”宋裴骈集解云：“郑玄曰：‘（历山）在河东。’”

《水经注·河水四》：“（河东）郡南有历山，谓之历观，舜所耕处也。有舜井。妫、汭二水出焉。南曰妫水，北曰汭水。西迳历山下，上有舜庙。”

酈道元在《水经注》中共五处提到“历山”，但是酈道元对五处都有不同的评价，除对河北省涿鹿县历山，未置可否外，对周处所说今浙江省上虞县之历山，直接否定；对济南的历山，则持存疑态度（“所未详也”）；对菏泽市的历山，他据郑玄的“河东”说则予以否定；对山西省永济县的历山，明确肯定是舜所耕者。

《太平御览》卷四十五引《隋图经》曰：“河东都三山，即舜所耕历山也。《禹贡》所谓‘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壶口山在慈州，太岳在晋州，雷首在河东界。此山有九名，谓历山、首山、薄山、襄山、甘枣山、渠猪山、独头山、隔山等名。又汤伐桀，升自隔之所。”

唐孔颖达《毛诗正义·魏葛屨诂训传第九》云：“昔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正义曰：《尚书传》文也。彼注云：‘历山在河东。’是舜耕之处在魏境也。言‘陶于河滨’则在河北之滨，陶以历山相近，同为魏地，故连言之。皇甫谧云：‘言陶于河滨，即《禹贡》所谓陶丘，今济阴定陶之西南陶丘亭是也。’言河滨，明近河，不宜在济阴，谧之言谬耳。”

《尚书·大禹谟》：“帝（舜）初于历山，往于田。”唐孔颖达疏云：“正义曰：《书传》言：‘舜耕于历山。’郑玄云：‘历山在河东。’”

宋蔡沈《书经集传》卷一云：“历山，在河中府河东县。”

清代《日讲书经解义》卷二云：“帝，指舜。历山，山名。在今山西蒲州。……帝微贱之初，曾耕于历山。”

清代《书经传说汇纂》卷三云：“历山，在河中府河东县。陈氏师凯曰：《韵会》云：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亦名历山。《地理今释》：历山，在今山西平陆府蒲州南三十里，即《禹贡》‘雷首山’也。《水经注》云：河东郡南有山，谓之历观，舜所耕处。”

清代《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卷一“甲申四十有一载虞舜生于诸冯”条注云：“诸冯、汭汭，皆在今河中府河东县。汭水源出首山，入西河。孟子以舜生

诸冯为东夷之人,盖对文王西夷而言,犹云东方西方尔。故曰地之相去千有余里,盖自河中至岐周千余里也。而说者指齐之历山、濮之雷夏为舜侧微耕渔之地,甚者指会稽上虞牛羊村百官渡,为舜所居。盖因孟子之言而附会之也。”又“六十载舜以孝闻”条注曰:“历山,今河中府。今河中府有雷水,出雷首山,入河。郑康成谓兖州雷夏泽。《水经》曰:河水南绕陶城。酈道元注:即舜陶处。在蒲阪北,南去历山不远。”

清石光瑛《新序校释》卷一云:“《墨子·尚贤中》:‘古者舜耕历山。’毕沅曰:‘《史记集解》郑玄曰:在河东。《水经注》:河东郡南有历山,谓之历观,舜所耕处也。有舜井,妫、汭二水出焉。一说在山西永济县。高诱注《淮南》云:历山在沛阴成阳也。一曰济南历城山也。《水经注》又云:涿处《风土记》曰:记云:耕于历山,而始宁剡二县界上,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树,吴越之闲名柞为枥,故曰历山。与郑说异。《括地志》云:蒲州河东县历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濮州雷泽县有历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处也。及妫州历山舜井,皆云舜所耕处,未详也。说各不同。’光瑛案:诸说当以郑注‘在河东’为长。《史记》上文云:‘舜,冀州之人也。’蒲州河东县,本属冀州。《正义》引《宋永初山川记》云:‘蒲阪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是其证也。《括地志》称河东雷首山凡十一名,随州县分之,惟历山有舜井,在河东明矣。孙星衍独信历山在濮州之说,见所为《括地志序》,非确论也。”

清《山西通志·山川考·历山辨》云:“《续汉书·郡国志》:蒲坂有雷首山。注:‘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马融曰:在河东蒲坂华山之北,河曲之中。’”(薛综注《西京赋》云:“华山,对河东首阳山,黄河流于二山之间。古语云:此山本一山,当河过而曲行。河神巨灵,以手擘开其上,以足蹈离其下,中分为两,以通河流。”今观手迹,于华岳上指掌之形具在,脚迹在首阳山下。又河东有三辂山,北曰大辂,西曰小辂,东曰荀辂。三山各距三十里,舜所耕历山,谓此地也。……《方輿纪要》:历山,在蒲州东南百里。《蒲州府志》:永济县南六十里。上有历观。汉成帝元延二年,幸河东祀后土,因游龙门登历观是也。

钱穆《古史地理论丛·周初地理考(二)》亦云:“舜,冀州之人也。耕历山,陶河滨,妻尧二女于妫汭,其事皆在今山西之蒲州。然今济南有历城,泺水出焉,俗谓之娥姜水,以泉源有舜妃娥英庙故也。城南

对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谓之舜井,舜耕历山亦云在此,其山在县南五里,其凿凿如此。然而后人不知信者,以蒲州之传说并存弗替故也。使蒲州之迹早泯,而历城之说独着,则舜固可以为鲁人。其它类此者多矣。……而不幸冀州周初古迹,则年远荒晦,鲜有存者。即复有存,人亦莫之知。即复知之,亦复不敢信。”^[10]

如此多的古文献记载,以及历史学家的考证,都说明了“舜耕历山”的地点就是在山西南部地区。

而山西南部又有两个历山:一是永济历山,一是沁水历山。二历山同属中条山脉。

永济历山,是古籍记载最早的历山。《山海经·中山经》记载:“薄山之首,曰其甘枣之山。……又东二十里,曰历儿之山。”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云:“(薄)山,在今山西蒲州府南。禹都平阳或在安邑。故以薄山为中山也。”又云:“《水经注》云:‘河东郡南有历山,舜所耕处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蒲山亦名历山。’即此也,盖与薄山连麓而异名。”清毕沅《山海经新校正》也持同样说法。

而沁水,古代亦属冀州。沁水历山,位于沁水、垣曲、阳城、翼城四县交界之处,为中条山主峰,上有舜王坪。舜王坪上的古舜庙,至今犹存。庙前的妫、汭二泉旱涝清冽,不涸不溢。舜王坪上的舜耕之迹,至今清晰可见。而且在历山周边的村庄,几乎村村建有舜庙,有关舜帝的传说在这一区域也颇为盛行,与帝舜有关的地名和遗迹亦代有记载。

距历山东北不太远处的土沃乡下格碑村有圣王行宫(当地俗称“相公庙”),元至治二年(1322年)缙励撰写的《修建圣王行宫之碑记》载:“去县之西南四十里许,有野曰土沃,野之东有山曰析城,西曰历山。……绝顶之上,有虞舜、成汤二圣帝故行宫在焉。”指出了历山舜庙,由来已久。

康熙《沁水县志·地理》云:“历山:在县西九十里,即舜耕处。上有舜庙,庙旁有妫、汭二泉。其北有大洪池、小洪池。”《古迹》又云:“舜田:在历山。俗传即舜耕历山地也。又有可陶壑,在历山之西北,即舜陶于河滨处也。”

光绪《山西通志·山川考·沁水》云:“历山,在县西九十里,上有舜庙。”

舜王坪,乃天下独一无二的舜迹。查古代各种文献,唯独清时《山西通志》中有此名称。

《山西通志》卷七“疆域·沁水县”云:“西南到绛州垣曲县界舜王坪一百里。”“垣曲县”:“北至平阳县

翼城县界舜王坪一百一十里。(《县志》:至沁水县界分水岭一百十五里)”

《山西通志》卷九“关隘一·翼城县”：“历山：东南七十里界翼城垣曲间山上有舜王坪，西南警冢村属垣曲，西北黑谷村属翼城，山东诸村属沁水、阳城。此四邑交会境也。郑康成曰：历山在河东。《纲目》曰：舜耕于历山，生于姚墟。今邑北门外冰清镇传为姚墟。”

《山西通志》卷十六“关隘八·垣曲县”：“警冢山：北五十里(一名鸣条山)相传警瞍葬此，墓址尚存。诸冯山北五十里相传舜生此。历山，在诸冯山后，颠平广，土人名舜王坪。相传舜耕此上，有石碌轴数百。下有舜井。警冢山，翼城、沁水、阳城、垣曲四县交界地也。”

《山西通志》卷二十八“山川十二·垣曲县”：“舜王坪，接阳城盘亭山。《水经注》叙景物雅似盘亭河。”又：“历山，在诸冯山后，颠平广，土人名舜王坪，即警冢山之岭也。东西十余里，南北十里。相传舜耕于此，至今荆棘不生，上有石碌轴数百。下有舜井，暨娥皇、女英祠，又有淘米泉。”“金澜泉：在县北四十里警冢村，发源石旁。帝乡泉：在县北四十里，以舜生乡名。舜井，在县北四十里，舜王坪山后又有一井，相传为匿空旁出处。”

《山西通志》卷六十“古迹四·垣曲县”：“舜王坪：北五十里诸冯山，即警冢山之岭也。相传舜生此，警瞍葬此。今山后有舜王坪，相传舜耕于此。又山后有一井相传即舜浚。”

《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七“祠庙四·垣曲县”：“舜庙二：一在警冢村上堡。旧志：县北四十里为诸冯山，浚井在焉。山北为历山，土人名舜王坪。东有大阜，为瞍冢。东南有雷泽，盖大舜桑梓地也。一在皋落岭，相传公输子建。”

最引人关注的是，在沁水历山的一个山涧盆地内发现了“下川文化遗址”。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遗址中发现了三件残缺的石磨盘残片和石镑。这一发现“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采集天然谷物加工成粮食的信息，使我们看到由原始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经济过渡的先兆”。“中国先民驯化狗尾草的起始时代，实际上就是中国北方农业最早发生的时代。下川文化上文化层所测定的年代大致在24000年到16000年前之间，就是说，下川遗址出土的石磨盘的年代下限最晚不可能晚于16000年前。中国目前发现栽培粟的最早年代是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测定该

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6005年~前5948年，即距今8000年左右。考古界曾经在山西怀仁鹅毛口发现一个石器造场遗址，发掘有石斧、石锄、石镰、石球、石锤等石器，其中三件石镰属农业生产工具；又在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出土了石片、石磨盘、石磨棒，并发现有远古人类活动的遗迹。但这些农业遗迹考古发现的年代，皆晚于下川文化年代的农业遗迹。”^[19]石磨盘在下川文化中的出现，代表了我国粟作文化的先声^[20]。

我国粟作农业文化是从山林走向平原的高级采集文化发展而来的，它的发展导致农业的产生。在下川文化的晚期阶段，出现了大量的砾石工业制作的大中型磨盘、磨棒、斧形砍斫器和细石器制作的锯镰和割刀等工具，都是高级采集经济的文化产物。所幸的是，在前仰韶文化和仰韶文化，特别是半坡时期，还保留了同类的文化类型品。前仰韶文化中之磨盘、磨棒、锯镰，具有农业收割与采集两用的文化性质。仰韶文化中石、陶制的大量的打制刮割用具(圆形、方形、心形和长方形)保存了下川文化同类器物 and 酷似的打制方法，只是质料和体形大小不同而已。这就说明，两者虽相距时间跨度有数千年之久，而文化因素都有类似之处，应有历史的规律性的内在联系。即仰韶和前仰韶时代的农业文化是从下川文化晚期的高级采集文化发展而来的^[21]。

下川既为粟作文化的发源地，其周边地区之粟作文化发达就必然在古文献中有所反映。

《尚书·尧典》：“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

《诗·大雅·生民》就是歌颂周始祖后稷对农业生产的重要贡献的。

《史记·周本纪》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郤氏女，曰姜原……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郤，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

《尔雅·释草》：“粱，稷。”三国魏孙炎注：“稷，粟也。”清邵晋涵正义：“前人释稷多异说，以今验之，即北方之稷米也。北方呼稷为谷子，其米为小米。”

周人以稷为始祖，以稷为谷神，以社稷并称作为国家的象征(《礼记·祭法》：“历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这一切都表明周民族与稷这种农作物的密切

关系。

粟，向被尊为百谷之长，《说文·禾部》：“稷，齐也，五谷之长。”汉班固《白虎通·社稷》：“稷，五谷之长。”（《吕氏春秋·审时》、北朝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一、元王祜《农书》卷七均列粟为百谷之首，亦可见一斑）。《管子·小问》曰：“（粟）天下得之则安，不得则危，故命之曰禾。”故后稷所播之“百谷”必包括粟在内。

钱穆《周初地名考》云：“周人之先为后稷，后稷母曰姜嫄，……且姜嫄之在晋，可得而确指者，则闻喜有姜嫄墓是也。今《闻喜县志》载其邑人翟凤翥《涑水编》‘姜嫄墓记’谓：‘邑西北三十五里有冰池，世传后稷弃此，诗云：真之寒冰是也。池东为姜嫄之墓，山后荒垄数十亩，为有郤氏坟。稷播谷于此始，故其山曰稷。上有后稷陵，下有姜嫄墓。’则是姜嫄之葬，在晋之闻喜也。”^[2]

虞舜与后稷同时，其耕于历山所播种者也必当有粟。所以，在粟的发源地——沁水历山，盛传“舜耕历山”的故事，绝非偶然之事，无根之言。

总之，“舜耕历山”，只能就是在被司马迁称为“天下之中”的山西南部。之所以会出现“舜耕历山遍天下”的现象，“盖古人迁徙无常，一族之人散而之四方，则每以其故居移而名其新邑，而其一族相传之故事，亦遂随其族人足迹所到，而递播以递远焉。”^[23]这个文化现象虽然特殊，但并不难理解。

[1]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页。

[2]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页。

[3]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页。

[4] 蒋南华《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页。

[5]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7页。

[6] 钱穆《史记地名考》，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3~44页；又见钱穆《古史地理论丛》，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50页。

[7]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55页。

[8] 以上有关古神话一节文字参阅刘毓庆《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

185~194页。

[9]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3页。

[10]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5页。

[11]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页。

[12] 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45页。

[13]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7页。

[14]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6页。

[15]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页和第10页。

[16]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8页。

[17] 钱穆《古史地理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8月版，第23~24页。

[18] 钱穆《古史地理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8月版，第8页。

[19] 黄崇岳《从出土文物看我国的原始农业》，《中国农业科学》1979年第2期。

[20] 卫斯《试论中国粟的起源、驯化和传播》，《古今农业》1994年第2期。

[21] 石兴邦《下川文化的生态特点与粟作农业的起源》，《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4期。

[22] 钱穆《古史地理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8月版，第9~13页。

[23] 钱穆《古史地理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8月版，第8页。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晋城职业技术学院中文系）